

真正纯美阅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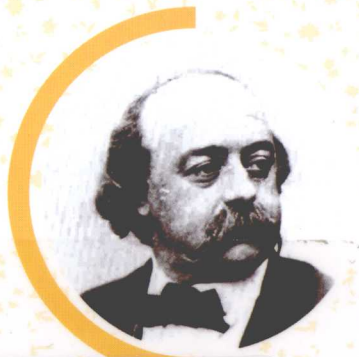
用心体会文字之美

(法)福楼拜◎著

郭漫◎改编

包法利夫人

Madame Bovary



NLIC2970804779

在她的灵魂深处，她期待寂寞的生活中会有发生变化的机会。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，观看她生活的寂寞，像沉了船的水手在雾蒙蒙的天边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一样。

航空工业出版社

(法)福楼拜◎著

郭漫◎改编



包法利夫人

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



NLIC2970804779

航空工业出版社

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《包法利夫人》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作、代表作，也是法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艾玛是农庄主的女儿，一心追求浪漫优雅的生活。她嫁给乡村医生夏尔·包法利以后，发现生活远非她所愿。于是她不安于现状，红杏出墙。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，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实习生。她的偷情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，反倒给投机商人以可趁之机，迫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。她债台高筑，走投无路，最后只好服毒自尽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法利夫人/(法)福楼拜(Flaubert, G.)著;郭漫改编.--北京:航空工业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80243-855-2

I. ①包… II. ①福…②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9418 号

分类建议少儿·课外阅读



包法利夫人

Baofali Furen

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)

发行部电话:010-64815521 010-64978486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印张:10 字数:260 千字

印数:1—20000

定价:1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

前言Foreword

居斯塔夫·福楼拜 (Gustave Flaubert, 1821—1880), 是 19 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。1843 年开始主攻文学, 其作品主要反映了 19 世纪中期法国的时代风貌, 揭露了丑恶鄙俗的资产阶级社会。其客观、精细的写作手法为当时文坛树立了新的艺术典范。除代表作《包法利夫人》外, 另有《萨朗波》、《圣安东尼的诱惑》、《情感教育》等作品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是福楼拜的代表作。它讲述的是艾玛的故事。艾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, 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, 受过贵族化的教育, 饱读浪漫派作品, 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。她成年后嫁给一名平庸、迟钝、不解风情的乡镇医生包法利, 于是她不安于现状, 红杏出墙。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, 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实习生。她的偷情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, 反倒给投机商人以可趁之机, 迫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。为了取悦情人, 维持奢华的生活, 她债台高筑, 最终情人对她生厌, 高利贷向她逼债,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 她只好服砒霜自尽。

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, 通过艾玛的经历, 再现了 19 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。小说客观而冷静地揭示了她从纯真到堕落, 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,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戕害人性, 腐蚀人的灵魂, 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。

小说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, 一直畅销至今, 被译成几十种语言。书中所展现的故事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。作为通俗的文学读本, 《包法利夫人》对当代中国的读者, 特别是青少年仍将带来思索与警醒。

编者

目录



第一部 在托特的日子

- 01.夏尔·包法利的成长史·····001
- 02.夏尔与艾玛之恋·····003
- 03.生活非她所愿·····008
- 04.包法利先生不懂爱情·····011
- 05.沃比萨的舞会·····013
- 06.她向往巴黎的贵族生活·····017

第二部 刺激的婚外恋

- 01.迁居荣镇·····021
- 02.初识莱昂·····023
- 03.独处的感觉·····027
- 04.包法利夫人的礼物·····032
- 05.一颗跳动的心·····034
- 06.莱昂离开了荣镇·····039
- 07.罗道夫出现了·····044
- 08.美好的一天·····048
- 09.小树林中的幽会·····056
- 10.他们中间出现了裂痕·····062
- 11.手术失败使她彻底绝望·····066
- 12.私奔·····072
- 13.罗道夫背叛了她·····078
- 14.大病初愈·····084
- 15.莱昂又一次进入了她的生活·····088

第三部 走向毁灭之途

- 01.莱昂的纠缠·····093
- 02.艾玛动心了·····100
- 03.幸福的三天·····105
- 04.进城的借口·····107
- 05.私自变卖家产·····110
- 06.感情跌入低谷·····119
- 07.走上借钱路·····127
- 08.最后一线希望破灭·····134
- 09.守灵·····142
- 10.艾玛下葬了·····148
- 11.真相大白·····152



第一部 在托特的日子



夏尔·包法利的成长史

我们正上自习的时候，校长走了进来，领着一个没有穿校服的新生，把他交给了班主任，让他先读 5 年级。新生是个乡下孩子，15 岁的样子，个子比我们都高。他站在门后墙角，神情老实而拘谨，衣着显得很不合身。大家背书的时候，他就聚精会神地听着，一动也不动，直到下课铃响，在班主任的提醒下才跟我们一起排队。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每次坐下时，总要把它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从不像我们习惯的那样将帽子狠狠地扔向墙角。

老师询问起新生的名字，他奇怪的发音和不知怎样处置帽子的窘态引得全班哄堂大笑。老师好不容易才听出夏尔·包法利这个名字，可是也被折腾得满腹怨气，于是罚他坐到讲桌底下的板凳上。

他的父亲夏尔·德尼·巴托洛梅·包法利，原先是军医的助手，因为受 1812 年征兵事件的牵连而被迫离职。他利用自己漂亮的长相，娶了一个帽商的女儿，捞了 6 万法郎的嫁资。包法利先生并不懂得生计，结婚头两年靠太太的财产过活，挥霍完之后，兴办过实业，经营过农庄，可惜没一件办成的。最后他决定放弃一切投机，从 45 岁起就闭门不出，决意从此不问世事。

他的妻子从前很爱他，对他简直是百依百顺。结果他却常常在外与其他女人胡闹，每次他都喝得不省人事，稍稍醒过神来便对她说一些薄情寡义的话，她都得忍气吞声。

当她生下儿子时，交给奶妈抚养。儿子断奶回家后，父母对孩子的想法

大相径庭。父亲脑子中有男人的想法，他想依照斯巴达的方式认真训练儿子，好让他有强健的体格。他要儿子冬天睡觉不生火，教他大口喝甘蔗酒，看见教堂游行的队伍就说粗话。然而孩子生来温顺而又善良，辜负了父亲的一番苦心，枉费了他的精力。

母亲把希望通通集中在这孩子身上，梦想他长大成人后，变得帅气而有才情，成为土木工程师或法官，享受着高官厚禄。可是包法利先生重财轻文，并不赞成她的做法，说她这样做不值得，说只要脸皮够厚，将来生活总会得意的。于是，孩子成天在村里瞎混，倒是也长得很健康。

孩子 12 岁的时候，母亲决定让他开始学习，请了教堂神父教他。但这种学习，上课的时间既短又不固定，最后母亲下了决心，争取到丈夫的让步后，又拖了一年半，终于把他送进了卢昂的中学。

孩子叫夏尔，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好孩子，游戏时间玩耍，而学习的时候特别用功，依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成绩在班上接近中等。然而到了第三学年的末尾，父母要他退学读医。可是，布告栏里的功课对他来说，就好像神庙的大门，里面庄严肃穆，一片黑暗。他完全听不懂医学的课程，可是他很用功，每次实习都不缺席。这样的生活使他渐渐滋生了厌倦，在尝到了偷懒的滋味之后，便索性不去实习了。他养成了坐酒馆的习惯，学会了去赌场，心底被压抑已久的享受欲望渐渐被激发出来，他学会了对女伴唱小调，能调五味酒，最后，还懂得了谈情说爱。当然，他的医生资格考试也完全失败了。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的母亲知道后，原谅了他，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主考人员的不公正上，然后又操持起一切事务，勉励他继续努力学习。于是夏尔重新复习功课，继续准备考试，并且事先把考过的题目都背得烂熟。他总算通过了。这对他的母亲来说，简直是个大喜的日子！

母亲为夏尔选定了行医的地方，在离卢昂不远的一个叫托特的小镇上，那边只有一个老医生，夏尔在他的对面住了下来。母亲帮他挂牌开业之后，又给他物色了一位妻子，叫爱洛伊丝，是一个 45 岁的寡妇，依靠着亡夫杜比克的船股，据说每年有 1200 法郎的收入。

夏尔原以为结婚后可以改善环境，没料到婚后更加失去了自由。当家作主的是身形如干柴般的妻子，他每天按照她的指挥忙碌着，还必须忍受她没完没了的抱怨和猜疑。



02 夏尔与艾玛之恋

有一天夜晚，大约 11 点钟，夏尔的住处来了一个送信的男人。他是贝尔托田庄的卢奥先生打发来的，请夏尔去医治他的一条断腿。从托特镇到贝尔托田庄有近 30 千米，路远天黑，爱洛伊丝担心丈夫，于是打发送信的男子骑马先走，夏尔要等 3 个小时以后，月亮出来了再动身。还要那边派个孩子接他，给他带路。

清晨 4 点钟，夏尔才裹紧大衣骑马动身到贝尔托去。走过瓦松镇，他在沟边的草地上看到坐着等他的小男孩。夏尔一路上听带路的孩子讲，才知道卢奥先生是这里最阔气的种地人。昨天晚上，他在邻居家过节，回来时摔断了腿。他的妻子两年前就死了。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千金小姐，帮他料理家务。孩子把夏尔医生径直带到贝尔托田庄。田庄看起来很不错。

卢奥先生的女儿艾玛，穿着镶了 3 道花边的蓝色丝绒长袍，来到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，带他穿过炉火烧得正旺的厨房，来到病人的房间。这是一个 50 岁的矮胖子，皮肤白净，眼睛澄蓝，额头光秃秃的，还戴着一副耳环。见到医生，便有气无力地哼唧起来。

卢奥先生的骨折情况简单，夏尔一边用各种好话安慰病人，一边用夹板将断腿接好。为了自制夹板，还到车棚底下找来了一捆板条。夏尔挑了一块，劈成几块小的，用碎玻璃磨光；女佣人撕开一块布作绷带，艾玛小姐也在试缝几个小布垫子。夏尔看见她的指甲像象牙一般白净，觉得惊讶。然而她的手并不美，美的是她的眼睛：虽然眸子是褐色的，但在睫毛衬托之下，似乎变成乌黑的了；她目光炯炯，看起来，既不害羞，也不害怕。

包扎一完，卢奥先生就邀请医生在走之前吃一点东西。于是夏尔跟着艾玛到了底层的厅房里。在一张小桌子上，有两份刀叉，还有几个银杯。夏尔

一边慢慢地吃着，一边与艾玛闲聊。起先，他们谈到病人，然后就谈天气，谈夜里在田野奔跑的狼群。言谈间，夏尔知道卢奥小姐在乡下并不开心，尤其是现在，田庄的事几乎全靠她一个人照管。

夏尔上楼向卢奥老爹辞行后，又回到厅房里，发现艾玛站在窗前，额头贴着窗户。她回转身来问道：“你找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的鞭子。”他答道。

他开始四处寻找，最后发现鞭子掉在小麦口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，艾玛小姐就伏到口袋上去捡。夏尔为了讨好她，也赶快跑过去，同样伸出胳膊，他的胸脯蹭到她伏在口袋上的背脊。她站直了身，涨红了脸，向后望了一眼，把牛筋鞭子递给他。

此后，贝尔托田庄似乎能给夏尔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额外的吸引力，他频频造访。每当去的日子，他老早就起来，然后策马飞奔。夏尔离开的时候，艾玛总是送他到门外。要是马还没有牵来，她就等着。

卢奥老爹在他的格外关怀下，恢复得很快。一个半月，就可以一个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练习走路了。

夏尔每次容光焕发，不管风吹雨打都要换上新背心的举动，终于引起了妻子爱洛伊丝的怀疑。于是她四处打听，当得知卢奥先生家有个修道院培养长大的小姐，跳舞、绘画、绣花、弹琴样样精通之后，她简直忍无可忍了。于是她大吵大闹，戳穿了夏尔的谎言。夏尔被她吵得又烦又累，只好不去贝尔托了。但是爱洛伊丝还不罢休，一定要他把手放在弥撒书上发誓：以后决不再去。他表面上虽然百依百顺，内心却常想：你能禁止我去看她，但是你能要我不爱她而爱你吗？

夏尔的母亲时常来看他们。但过不了几天，婆媳两人就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吵个不可开交。

就在开春后的一天，替爱洛伊丝保管财产的公证人卷款潜逃了。老包法利夫妇一听说此事，就立志要搞清楚爱洛伊丝到底有多少钱。当得知爱洛伊丝名下在弗朗索瓦街的房子早已抵押给他人，她守寡那些年在公证人那里所存下的船股也绝超不过 3000 法郎，而今也打了水漂，老包法利先生禁不住怒火中烧，他摔坏了一张椅子，大骂老婆，怪她让儿子上了大当，给他套上了爱洛伊丝这样一匹不值钱的瘦马。他们赶到托特，话一说穿，就吵起来



了。爱洛伊丝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扑在丈夫怀里，死皮赖脸求他不要让公婆欺负她。夏尔左右为难，父母一生气，就回去了。

但是打击已中要害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她在院子里晾衣服，吐了一口鲜血；第二天，夏尔正转身去拉窗帘，她忽然说：“啊！我的天！”叹了口气，晕了过去。她死了！真想不到。

下葬之后，夏尔回到家里。楼下一个人也没有，他上楼进卧房，看见她的睡衣还挂在床头边，于是他抱头坐在书桌前，沉浸在半睡半醒的痛苦中，一直呆到天黑。说来说去，她到底爱过他。

一天早上，卢奥老爹给夏尔送医药费来，另外还带了一只母火鸡。他听说夏尔丧了妻，就以一个也曾饱受丧妻之痛的过来人的身份尽力安慰他。告诫他忘却痛苦，打起精神，重新开始新生活。他告诉夏尔，他的女儿艾玛一直念叨着他。他还邀请夏尔上他家去散散心，他们会陪他去打野兔子。夏尔听了他的劝告，他又回到贝尔托来。他发现一切都和5个月前差不多。只是梨树已经开花，卢奥老爹如今不再卧床不起，而是到处走动，这就使田庄变得更热闹了。夏尔在田庄受到卢奥老爹的热情款待。

他慢慢习惯于一个人过日子，也就不想念亡妻了。

一天，他又来到田庄。人全下地去了，他在厨房找到艾玛，她在窗子和炉灶之间缝东西。根据乡下的惯例，她请他喝一杯。他不肯，她笑着请他一定陪她喝一杯。他只好同意了。

喝完酒，她坐下来埋头继续织补她的白线袜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两人都不开口。最终，艾玛打破这暂时的沉默，她谈起她的修道院，夏尔也谈起他的中学，这下他们有话说了。聊起这些的时候，她的声音时而清楚，时而模糊，她的神情时而高兴，时而没精打采，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时而天真，时而无神。

晚上，夏尔回到家里，一句一句地回忆她说过的话，想了解在他们相识之前，她是怎样生活的。他又突然想到，她要是结婚了会怎样呢？

于是他突然冒出了要向艾玛求婚的念头。

他想：大不了不成，反正没什么损失，于是夏尔下决心一有机会就求婚；但是每次机会来了，他害怕说话不得体，又没能开口。

卢奥老爹巴不得有人把他女儿娶走，因为女儿呆在家里，对他没有什么

好处。再说，老头子这些年经营田庄，由于他好吃懒做，不善管理，不但没有发财，反倒年年蚀本，还欠着大笔的债务，根本没法给女儿像样的嫁妆。因此，他盘算着，只要夏尔来求婚，就答应他。

9月过圣·密歇节的时候，夏尔来贝尔托呆了3天。他是来求婚的，但一直挨到告别前的那一刻，他才低声说：“卢奥老爹，我想和你商量件事。”

他们站住了，夏尔却开不了口。

“说吧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吗？”卢奥老爹和气地笑着说。

“卢奥老爹……卢奥老爹……”夏尔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好了，我是巴不得呢，”田庄的主人接来说，“不用说，我女儿和我是一样的意思，不过，总得问她一声，才能算数。我回去问问她，要是她答应，我会把朝墙的窗板推开，开得大大的，你伏在篱笆上就看得见。”

卢奥老爹走了。

夏尔把马栓在树上。他赶快跑回到小路上等着。过了40多分钟，他终于听到折叠的窗板被打开的声音。

第二天，才9点钟，他又到了田庄。他一进来，艾玛脸就红了，勉强笑了一笑。卢奥老爹拥抱了他未来的女婿。关于婚事的安排，得等到明年开春前后，夏尔服丧期满，才合乎情理。

大家都在等待，冬天又过去了。艾玛正忙着办嫁妆，夏尔一来田庄，他们就谈婚礼如何筹划，喜筵摆在哪个房间，应该上几道菜，头一道正菜上什么好。

第二年春天，婚礼终于如期举行了。客人一早就坐着车来了：有一匹马拉的简陋的小马车，有放着长凳的两轮马车，有缺少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，还有挂了皮帘的货车。两家的亲戚全都请到了，一共来了43位客人，吃了16个小时，第二天还接着吃，一连吃了几天。

篱笆外面不时地传来鞭子的响声，栅栏门立刻打开，只见一辆小马车驶进来，一直奔到台阶前才突然停住，让车上的人下来。他们从四面跳下车子，揉揉膝盖，伸伸胳膊。女人都戴着布帽子，穿着城里人穿的式样的裙袍，戴着金表链，披着短披肩。先生们有的穿燕尾服，有的穿礼服，有的穿短外套，有的穿小礼服。

教堂在镇政府的所在地，大家步行着去，婚礼一结束，再步行回来。乡



村乐师走在最前面，新婚夫妇跟在他后面，亲戚朋友随便地走着，最后面是孩子们。艾玛的裙袍太长，下摆有些拖地。她不时地停下来拉一拉，然后用她戴着手套的手指轻巧地除掉衣服上的野草和小刺。这时夏尔就空着两手，等着她做完。卢奥老爹戴了一顶新缎帽，挽着他的亲家母。至于他的亲家老包法利先生，他根本看不起眼前这些人，来的时候仅仅穿了一件军服式样的有一排纽扣的礼服，但他对一个金黄色头发的漂亮的乡下姑娘讲了一些奉承话。参加婚礼的其他客人，谈着他们的事，或者彼此开玩笑。

宴席设在大棚里。大家一直吃到天黑，相约着到院子里散散步，或者到仓库里玩一盘打瓶塞游戏，然后再回到饭桌上来。有些客人在快散席的时候睡着了，打起鼾来。

老包法利夫人一整天没有开过口。媳妇的衣着打扮、喜宴的上菜次序，全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。她很是不高兴，早早地回到了安排她住的房间。她的丈夫不但没有陪她，还差人去买雪茄，一直抽到天亮。

夏尔生来就不会说笑。喜宴一开始，客人们好像尽义务似的接连对他开玩笑，说一些粗话脏话，他只能勉强应付。

第二天，夏尔完全变了样，仿佛成了另一个人。新娘却显得讳莫如深，谁也猜不出她在想什么。

两天后，新婚夫妇要走了。夏尔有病人求诊，不能离开太久。卢奥老爹用他的小马车送他们，并亲自陪他们到瓦松镇。在那里他最后一次拥抱了女儿，然后下了车，从原路走回去。

夏尔夫妇回到托特，大约有6点钟了。左邻右舍都在窗前看这位医生的新夫人。年老的女佣人出来，见过了新的女主人，抱歉地说晚餐还没有准备好，请少奶奶稍候片刻，先熟悉熟悉她的新居。



生活非她所愿

新居是马路边上的一所砖墙的房子，正面朝着街道。门右边是厅房，也就是餐厅兼起居室，糊着鹅黄色的墙纸，年久斑驳了。在壁炉上方放了一座光闪闪的钟，钟上有希腊名医的头像，两边是两个包银的蜡烛台，上面扣着椭圆形的罩子。过道左边是夏尔的诊室，是一个6步来宽的小房间，里头有一张桌子，3把椅子，一张看病用的扶手椅。一套60册的《医学辞典》，几乎摆满了一个6层的松木书架。诊室隔壁是厨房，再往里走，正对着院子和马棚，是一间年久失修的杂物间。院中是花园兼菜地。

艾玛上楼来看房子。第一间没有家具，第二间是新夫妇的寝室。家具简单，一张床，一个五斗柜；靠窗位置摆着一张书桌。书桌的花瓶里，前一个新娘子的结婚花束还插在里面，艾玛看了一眼。夏尔这才发现，赶快把花拿到阁楼上去了，而艾玛坐在一把扶手椅里，带来的东西放在身边，却想到装在纸盒里的结婚礼花，一面出神，一面寻思：万一不幸我要是死了，花又会怎样处理呢？

起初的几天，艾玛把房子重新布置了一下。夏尔知道她喜欢坐马车出去闲逛，给她买了辆二手的轻便马车。

婚后无忧无虑的生活让夏尔感觉很快活。两个人单独用餐，傍晚沿着大路散步，还有数不清的琐事，都能使他不断地感到从未经历的幸福。在这以前，他半辈子哪里有过好日子？中学的孤单，医学院的穷酸，再后来就是和寡妇一道过的14个月，都没有好过过。而现在，他拥有艾玛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娇妻，他简直爱不够。除了看病的时候，他都愿意纠缠在艾玛身边。

对于夏尔的爱抚，艾玛只是半推半就，又是微笑，又是厌烦，就像对付



一个纠缠不休的孩子一样。结婚以前，她以为自己懂得爱情，但现在却没有得到爱情应该带来的幸福，于是她想，是不是自己搞错了？艾玛竭力想要知道：幸福、热情、陶醉，这些在书本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字眼，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
她读过浪漫主义小说《保尔和维吉妮》，故事里的小竹房子、叫做“忠心”的小狗、黑人多曼戈，特别是那个好心的、情意缠绵的小哥哥保尔，她还梦见过呢。

等到她 13 岁，她的父亲亲自带她进城，送她上修道院去受教育。她起初在修道院并不觉得烦闷，反倒喜欢和修女们呆在一起。温暖的教室、脸色苍白的修女、芳香的圣坛、昏黄的蜡烛，都有一种令人消沉的神秘力量，使她不知不觉地沉醉了。

修道院的一个每月来做一星期针线活的老姑娘，给艾玛的沉醉生活带来了改变。她是一个贵族世家的后代，在大革命期间家破人亡，所以得到大主教的庇护，特准和修女们同桌吃饭、闲谈。寄宿生往往溜出教室来看她。她会唱前一个世纪的情歌。她讲故事，讲新闻，帮大家上街买东西，私下里把围裙口袋里藏着的小小说借给大姑娘看。书里讲的总是恋爱的故事，多情的男女，骚动的内心，发不完的誓言，剪不断的呜咽，流不尽的泪，亲不完的吻，月下的小船，林中的夜莺，人品好、衣着得体的情郎勇敢得像狮子，温柔得像羔羊……

结识了这位老姑娘之后，半年以来，15 岁的艾玛就这样双手沾满了旧书店的灰尘。后来她读司各特的小说，爱上了古代的风物。这些作品让多愁善感的艾玛着迷，甚至上音乐课的时候，她都能从平淡的曲调里隐隐约约地看到感情世界富有魅力的幻景。更有甚者，她常熬夜心醉神迷地偷偷阅读女同学带来的一些图文并茂的画册。

她的母亲死了，开始她哭得十分伤心，跟着又哀伤了一些日子，才慢慢地恢复平静。她用死者的头发织成了一幅悼念的图画，写了一封信去贝尔托，信中充满了对人生的忧思哀怨，要求自己死后也葬在母亲的坟墓里。她的老父亲以为她病了，跑来看她。修女们感觉她似乎误入歧途，辜负了她们的一片好心，觉得非常失望。院长甚至发现，她越到后期，越不把修道院放在眼里。她们认为在艾玛奔放的热情中，却有讲求实际的精神：她

爱教堂是为了教堂的鲜花，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歌词，爱文学是为了文学热情的刺激，这种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神秘性是格格不入的，正如她的性格对修道院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反感一样。因此，就叫她父亲把她从修道院接回家去了。

艾玛回到家中，开始还喜欢对仆人发号施令，不久就觉得乡下没有趣味，反倒留恋起修道院来了。夏尔第一次来贝尔托的时候，她正自以为看破了一切，对什么也不感兴趣。但是她急于改变现状，也许是这个男人的出现带来了刺激，这就足以使她相信：她终于得到了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。可是现在，她也不能想象，这样平静的生活，就是她从前朝思暮想的幸福。



包法利先生不懂爱情

她有时想，她一生最美好的日子，莫过于所谓的蜜月了。人坐在马车里，在蓝绸子的车篷下，爬着陡峭的山路。车走得并不比人快，听着马车夫的歌声在山中回荡，和山羊的铃声、瀑布的喧嚣，组成了一首交响曲。她多么盼望在瑞士山间别墅的阳台上凭栏远眺，或者把自己的忧郁关在苏格兰的村庄里！她想找一个人谈谈这些心里话，不过，又觉得无从说起，像云一样变幻莫测的苦恼萦绕在她心头，而夏尔一点不会察言观色，他的眼睛无法接触到她的思想。他们生活上越接近，心理上的距离反倒越来越远了。

夏尔谈起话来，像一条人行道一样平淡无奇；他的想法，也和穿着普通衣服的路人一样，引不起别人的兴趣；笑声，更不会使人浮想联翩。他既不会游泳，也不会击剑，更不会开手枪。他以为她快乐，不知道她怨恨的正是这种雷打不动的稳定，心平气和的迟钝，她甚至责怪自己不该给他带来幸福。

艾玛很会料理家务。病人看病没有付诊费，她会写封措词婉转的信去，却不流露讨账的痕迹。星期天有邻居来家里晚餐，她会别出心裁做一盘好菜，会在葡萄叶上把意大利产的李子堆成金字塔，还会把小罐子里结冻的果酱原封不动地倒在碟子里。她甚至说要买几个漱口杯，好让客人漱口后再吃甜品。这样一来，包法利的身价大大提高了。有了一个这样的妻子，夏尔很是引以为荣。

夏尔很晚才回家，不是10点，就是半夜。艾玛服侍他吃晚餐的时候，他絮絮叨叨地给她讲他碰到过的人，去过的村子，开过的药方，一个也不漏。他吃完之后上床一躺，就打起鼾来了。

他的母亲还像从前一样来探望他。不过婆婆对媳妇似乎早就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。她觉得艾玛像大户人家一样开销，出手太过大方，艾玛觉得婆婆

的指手画脚很是讨厌。因此两人面和心不和。

杜比克寡妇活着的时候，婆婆觉得自己得到儿子的感情比他妻子还要多一点。可是现在，在她看来，夏尔似乎是娶了媳妇忘了娘。于是她回忆往事，向儿子诉说自己过去的辛苦，抱怨儿子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妻子一个人身上，未免有失公平。夏尔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他尊敬他的母亲，但是更爱他的妻子；他觉得母亲说的话不会有错，但又发现妻子实在无可指责。

有一个猎场看守人得了肺炎，被夏尔治好了，就给他夫人送来了一只意大利种的小猎狗。她带着小猎狗散步，起初她的思想游移不定，后来，慢慢集中了。她坐在草地上，用阳伞的尖头一下又一下地拨开青草，翻来覆去地说：“我的上帝！我为什么要结婚呀？”

她心里寻思，如果机会凑巧，她本来是否有办法碰上另外一个男人？于是她就竭力想象那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那种和现在不同的生活，那个她无缘相识的丈夫。

她就这样一面散步，一面胡思乱想，小猎狗嘉莉，在田野里兜圈子，跟着黄蝴蝶乱叫。艾玛有时候会把它叫过来，夹在两膝中间，用手指抚摸它的头说：“来，亲亲你的女主人，你哪里知道世上还有忧愁啊！”

她就这样消磨到风起天凉的时候，才走大路回到托特，精疲力竭地倒在扶手椅里，整个晚上没有说话。

但是，快到9月底的时候，她的生活中出了一件不寻常的事：安德威烈侯爵邀请她去沃比萨。

侯爵曾是夏尔的病人。夏天的时候，他嘴上长了疮，夏尔用柳叶刀尖一挑，奇迹般地使它化脓消肿了。派去托特送手术费的管家，当天晚上回来，说起他在医生的小花园里，看见了上等樱桃。沃比萨的樱桃一直长得不好，侯爵先生就向夏尔讨了一些插条，他认为理应当面道谢，碰巧看见艾玛，发现她身材苗条，行起礼来不像乡下女人，觉得如果邀请这一对年轻夫妇到侯爵府来，既不会有失体统，也不会惹出是非。

星期三下午3点钟，包法利先生和夫人坐上他们的马车，动身到沃比萨去，车后面捆了一只大箱子，挡板前面放了一个帽盒。此外，夏尔两腿中间还夹着一个纸匣。

他们天黑时分才到，园里开始点起灯笼，给客人的马车照路。